# 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　　南史十七

王鎮惡　沈田子 林子

朱齡石 第超石　毛修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邈

王鎮惡北海劇人祖猛仕秦王符堅任兼將相父體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踈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寓食黽池人李方家方遇之善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户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荆州頗讀讀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横善果斷宋武伐廣

固鎮惡時為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宋武名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宋武謀襲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

宋書載武帝命曰若毅知吾上政當岸上作軍未便下舟卿至彼時可擊便燒其船艦且浮舸水則以待吾至先慰勞百姓并宣詔吉赦文罪止一人餘一無

所問若賊不知消息可襲便襲令去但云劉兖州上
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兖州上殺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
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
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竪六七旗下安一鼓語所留曰計
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火江
津舟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兖州至
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
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荅云在後及至軍後不

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焚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

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

宋書曰門猶未及下閫因得開城東門大城內毅凡

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回擊

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

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

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門至中晡西

人退散及歸降

便因風放火焚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焚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

宋書曰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曾手斬桓謙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晡間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先衆入穴鎮惡繼其後隨者稍多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鬬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

宋書曰毅前陣散潰在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為退路毅慮南有伏三更後率左右開北門突出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授毅從大城東城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矢手所執矟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

宋書曰司馬體之遣其將朱襄助鎮惡討蠻會高祖西攻體之鎮惡率軍夜下江水迅倏忽數百里既至都尉治乃以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斬襄殺千餘人鎮惡貪破襄後停軍掠諸蠻不時反及至體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尋喚至隨宜酬應乃釋

及宋武北伐爲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

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普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栢谷塢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黽池令方執長歐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土民租民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宋武與鎮惡等期若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至潼關為姚泓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宋武求粮援不得進入河魏軍屯

河岸軍不得進宋武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其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險惡力猶甚宋武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舟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土土素無舟楫莫不驚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登舟岸渭月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吾

蜀並江南此爲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糧並已逐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無地歧矣惟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

宋書曰衆亦知無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

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户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乃於灞上奉迎宋武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眞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宋武笑曰卿欲學馮異耶時闗

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宋武以其
功大不問時有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宋武使覘
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垣側宋武乃安因留二
子桂陽公義真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
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
東還夏主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
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
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

思竭力今擁兵不進鹵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
王猛之相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
爲首將深憚之田子嶢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
功宋武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衛不得遂
其亂者爲有衛瓘等曰語曰猛虎不如羣狐卿等十餘
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於涇上與
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兄基
弟鴻尊淵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

智王修被甲登横門以察其變俄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年年正月十五日也

宋書載武帝表曰故安西司馬從鹵將軍鎮惡志節亮直機畧明舉荆南搆釁勢據上流難興孫藩憂兼內侮鎮惡輕舟先邁神兵電臨旰食之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洛陽肅清湖陝入渭之捷指揮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偽后西鹵遊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輝威撲討既弊命還次涇上沈

子忽發狂易奄加刃害忠勤勤未究痛惜兼至田子
既已備憲鎮悉宜蒙追寵顧勅有司議其褒贈
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
北傳國至曾孫叙齊受禪國除

沈子田字敬光吳興武康人父穆夫晉時孫恩作亂以
穆夫為將軍恩平得還為宗人沈預以夙憾首造遂被
誅惟田子與兄弟獲全田子從宋武克京城進平康建
鄴參鎮軍事宋武北伐廣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軍

孟龍符爲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
宋武遣田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由海道襲破廣州
宋書曰循還廣州圍季高由海道襲破危謂右將軍
劉藩曰廣州雖險固本賊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
且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下官與季高同履艱難
泛滄海於萬死克平廣州豈可坐視圍逼於是率兵
南還季高時爲賊圍困單守危迫聞田子忽至大喜
田子乃背水結陣身先士卒一戰破之尋季高病沒

山賊攻沒城郭田子隨宜討伐旬日平殄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年從討司馬休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宋武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秦主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又固執田

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合圍數重

宋書載田子慰士卒曰諸軍損親戚墳墓出矢石間正希今日耳封侯之業其在此乎田子乃棄糧毀毀躬勸士卒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譟奔之泓衆一時潰散投萬餘人得泓偽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宋武讌

於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
陽相賞
宋書載田子謝曰此聖畧所振武臣效節田子何力
之有
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旣還桂陽公義真留鎮
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
夏主赫連敦勃來冦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
地禦之初宋武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

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宋武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地地論者謂鎮惡欲書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

宋書曰田子與弘之謀矯高祖命誅之并力破勃勃安關中然後南還謝罪

田子乃於弘之營内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

安葉倉門外是歳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猶害忠良不深罪也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歳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寳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

宋書曰時雖逃竄晝夜哀號母王氏止之林子曰家門酷横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仇未復且茍存耳

既門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强富志相陷

滅林子兄弟沉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宋
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
宋書曰時諸將東討會稽咸縱其下鹵掠獨高祖軍
政嚴明無所侵犯林子及自歸
因流涕哽咽三軍為感動宋武甚奇之乃載以別舟遂
盡室移京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乃克
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沈沈預慮林子
林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報東報讎五月

夏節日至預方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宋武為揚州辟為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並著軍功

宋書曰林子從伐鮮卑行參鎮軍軍事大軍於臨朐交戰賊遣虎班突騎馳軍後林子率精兵東西奮擊皆大破之廣固既平而盧循奄至初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潛遣使結林子即密白高祖高祖還自廣固

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兖之士多懷二心惟李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州貴遊之徒皆議遠徙惟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典舉宗居魏林子才非古人然思一也高祖稱善時林子領别軍於石頭屢戰摧循循揚聲當悉衆於白石步上而設伏南岸林子揣其妖詐來未有實及大軍既去賊果上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賊養銳待期而

吾衆不盈二旅難以有功令拒守此險足以自固赤特以賊衆向白石留者必加老弱便鼓譟而出賊伏兵齊發赤特果敗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收赤特散兵進戰破之徐道覆乃更上銳卒沿塘數里林子曰賊沿塘結陣戰者不過一隊今我據津扼要彼雖銳師數里不敢過而東必也乃斷塘而鬭會朱齡石救至賊乃散走

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宋武每征

討林子職推鋒居前時賊黨鄧亮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棄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宋武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

宋書曰時襄邑降人董神虎有義兵千餘人祖欲綏懷初附即板為太尉參軍領兵從戎林子率神虎攻倉垣克之神虎伐其攻徑還襄邑林子軍至殺神虎

而撫其衆

泓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陜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閗大軍至遣其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

宋書載林子言曰今蒲坂城堅池深非旬日可拔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還援潼關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

尹昭不可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絕舉關右之衆設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欲渡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宋武林子按劍曰

宋書載林言言曰相公志清六合許洛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求還豈可復得

下官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井焚

含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薄之紹大潰得鹵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宋武問故林子曰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鹵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宋武曰所望於紹初紹退走還近城城留其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險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劓鸞而抗其衆紹獲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子逆破之紹又遣長

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宋武復遣
林子累戰
宋書曰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糧所急復遣林子爭據
河源林子卷甲進討
大破之即斬伯子與三將所得獲悉以還紹使知王使
之弘紹志節沉勇林子海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
關右而力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
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言驗賜書嘉美之讃統後軍

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俱捷帝至閿鄉泓掃境內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宋武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克賊城便為獨成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鎮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宋武以林子田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鬭至槐

畢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為深援還至彭城

宋武令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

宋書曰高祖器其才智出仕以來便管軍要自非戎

車所指未嘗外典

時宋文出鎮荆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為藩佐宋武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為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歸心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祇肅非崇威立武實超

國長吒宜廣建藩屏明也宋文帝進鎮鎮隨府轉加加
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宋武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
子固諫宋武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及踐阼以佐命功
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
宋書曰林子賞賜重疊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性又
至孝遭母憂葬畢高祖不欲使頻泣哀損逼與入省
旦夕撫慰
永初三年卒

宋書曰時上不豫羣公恐以實啟必有損動每見呼
問轍荅疾病還家或有中旨亦假為其荅上尋崩竟
不知也
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守
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名見奇璞應對謂林子曰
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鑠左常侍帝又引見謂之曰吾
昔以弱年出藩卿家以親要輔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
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為罔上也元嘉

十七年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為主簿
册府元龜曰濬雖日覧州事一以委璞文帝從容問
璞曰沈璞才優才贍文義可觀且沉深守靜宜委以
事引與語對璞嘗作舊宮賦久未畢濬問之璞因事
陳答辭甚可觀也重與書曰音聊相敦問遂斐然成
翰下筆成章良謂逸才吾遠慙楚元門盈申白之賓
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
時順陽范曅為長史行州事曅性頗疎帝謂璞曰濬弱

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畧性疎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
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既深所懐
輒以密起每至施行必從中出畧謂聖明留察深更恭
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人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
二十畧坐誅反誅州事一以付璞固年既長璞固求辭
事以璞為瀧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
宋書曰餞還宣威將軍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
無虞璞以强寇對陣事未可測郡首淮隅道當衝要

乃修城浚隍聚財石積鹽米爲不可勝之筭衆咸不同朝旨亦謂爲過俄由主拓跋燾自率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騷懼腹心觀璞還京師璞曰若賊大衆不盱小城故無所懼若肉薄來攻則成擒也諸軍何嘗見數十萬人聚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淝前事明驗此吾報國之秋諸軍封侯之日衆見璞神色不異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謂諸將曰足矣但恐不不過爾賊既濟淮諸將毛遐祚胡崇之

臧證之等為鹵所覆無不殄盡惟輔國將軍臧盾挺
身走收散卒千餘人來向城衆謂璞曰若不攻則無
所事衆若其來也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
不為患今閉門勿受不亦可乎璞嘆曰不然賊不能
登城為諸君保之舟檝之計固已久息賊之殘害古
今未有其中有福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
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
也今人多則退速人少則退遲吾寧欲專功緩賊乎

乃命開命納盾質見城隍阻固人情輯和鮭米罷械
山積大喜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璞與質隨宜應拒
攻守三旬燾乃遁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兵士不多
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言伐但可整舟艦示若
欲渡岍者以遠其走計不須實行咸以爲然戒質以
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推功於質既不自上質露板
亦不及太祖嘉璞功劾徵還拜淮南太守賞賜豐厚
朝士有言璞功者上曰沈璞以謙自牧惟恐賞之居

前此士焚之意也

三十年元凶弑立璞以奉迎之晚見弑

宋書曰元凶弑立璞號泣曰一門蒙殊常之恩而遘若斯之運悠悠上天此何人哉日夜憂歎以至動疾會二凶逼令送老弱還都璞性篤孝尋聞尊老應幽執獻哽咽不自勝疾遂增篤不堪遠迸世祖義軍至界首方得致身先是瑯琊顏竣欲與璞交不納竣以致恨及世祖將至都竣譖璞逢迎之晚橫罹世難所

餘詩筆雜文凡二十首　愚按南史於此二事皆削
不錄無乃以子傳父功未知而罪亦飾耶讀者辨之

子約另見

宋書曰伯玉林之弟度之子除世祖武陵國南中郎
行參軍以文義見知及世祖踐位累官衛尉丞世祖
舊臣故佐普皆升顯伯玉雖有藩邸之舊一不選門
由是官次不進上以伯玉容像似畫圖仲尼像呼為
孔丘舊制駕出衛尉丞直門常戎服王景文與伯玉

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丘奇形容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玄衣出為晉安王子勛前軍參軍事子勛即位以為中書侍郎及子勛敗伯玉下馬獄見原復累官太常解職卒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人世世為將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潛通溫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輙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苦請得免綽受沖更生之恩事

冲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冲卒縛以歐血沒冲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廳事翦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宋武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宋武義而許之以為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為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親

厚名為參軍係祖恃强乃出應名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一部得清

宋書曰齡石潜結腹心知其居北塗徑乃邀與宴會叱左右斬之馳至家掩其不備莫得舉手

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宋武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

宋書曰盧循至石頭率敢死士數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矟過淮擊之率厲將士死戰殺數

百人賊乃退

爲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從益州刺史爲元帥伐蜀初宋武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外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别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

取成都藏煮朱牧於中水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為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

宋書曰諸將以北城險阻且衆多欲先攻其南齡石曰不然強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破北若盡鋭破北壘則南城不麾自散

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北城斬侯輝譙詵

宋書曰仍麾軍圍南城即時散潰諸營以次土崩衆

軍乃舍舟步進

朱牧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

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於軍門宋武之伐蜀將謀元帥

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論者甚衆

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配之臧熹敬皇后

弟資位久在齡石之右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克捷衆咸

服宋武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

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爲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

宋書曰敕齡石若關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義真敗於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

宋書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就敬先迺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陷與敬先俱執送長安見殺

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
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
宋書曰又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
得超石以爲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秉單舸
走歸高祖高祖善之
後爲宋武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
二年北伐前石前鋒入河
宋書曰索虜主拓跋嗣乃姚興婿命將統步騎十萬

屯河北救秦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

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為魏軍所殺略宋武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岸岸為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竪一長白毦魏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先先命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三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以衆以兵弱四面俱至魏明元帝又遣南平公

長孫嵩率三萬騎肉薄攻營乃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
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矟長三四尺以
槌槌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
宋書曰臨陣斬青救州刺史阿薄干超石率胡藩等
追之復為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乃退走
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為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
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
沒於夏赫連勃勃殺之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祖虎生伯父璩並益州刺
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
宋書曰修之有大志頗讀史籍又解音律善騎射
修之仕桓玄為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修之
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洄州修之力也宋武以為鎮
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父伯並在蜀宋
武欲引為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為譙縱所殺表修
之為龍驤將軍配兵遣令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

進討修之言狀

宋書載其表曰臣之情地已無生理可以保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夸醜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救監假息誠由經路有壁亦緣制不自已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違巳東頓白帝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約屢征臣雖發死冠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東歎載馳詐究象魏昔宋害申丹楚莊有遺屐之忿況忘家殉國彰

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驚悼伍員不虧君義而申包
不忘國艱侯會佇鋒因痔乃發此臣所以仰辰極而
希照眷西土以洒泪也乞借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
揚折衝之號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宼醜以
抒莫大之釁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闔門靈爽豈
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其情實
宋武乃令冠軍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
送修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還後劉毅西鎮江

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修之雖爲毅將佐而深結於宋武及毅敗見宥

宋書曰高祖攻毅先遣王鎮惡襲江陵修之與諮議參軍任集之並力戰高祖宥之

時遣朱齡石伐蜀修之固求行宋武慮修之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好立城壘及

宋武至履行其所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

王鎮惡遇害修之代為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為夏

赫連勃勃所擒

宋書曰修之與義真相失走相免奥有已上岅右衛

軍人曾為修之所罰者以戟刺以傷頭而墜遂被擒

及赫連昌滅入魏修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冦謙之謙

之為魏太武帝信敬營䕶之故不死修之嘗為羊羹薦

魏尚書尚書以為絶味獻之太武太武大悦以為大官

令被寵遂為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大官令常如故後朱修之俘於魏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者為誰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景仁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當巾韝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修之具答幷言賢子元矯甚能自處修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嘆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修之勸魏侵邊并教以言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修之後得還具相申理帝意乃釋修之在魏多畜

妻妾男女甚衆遂卒於魏孫惠素仕齊為少府卿性至
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在處牀帳屏帷每月朔望向帷
悲泣傍人為之感傻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强濟而臨事
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
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評價有司奏其侵欺
二十八萬餘被誅惠素沒後家徒四壁帝常其無罪甚
悔恨之

外有毛德祖以同姓故附見宋書索虜傳曰德祖滎

陽南武陽人初爲寇軍參軍後爲武帝大尉參軍武帝北伐姚泓以爲王鎮惡龍驤司馬爲鎮惡前鋒斬泓寧朔將軍趙玄石於栢谷又破其大師姚難於涇水斬其鎮北將軍姚强鎮惡克立大功德祖力也武帝踐阼論前後功封觀陽縣男又除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州兖州之陳留將軍事司州刺史永初三年武帝崩虜主拓拔嗣南寇滑臺戍主東郡太守王景度馳告德祖戍虎牢於城東南五里守虜將公孫

表普幾以萬五千騎向虎牢於城東南五里結營分步騎自成皋開向虎牢外郭西門德祖逆擊殺傷百餘人又於城內穴城八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六道出函陣後募敢死士四百人叅軍范道基率二百人前驅叅軍郭王符劉規等以二百人後繼出函衝外掩其後函衆擾亂斬首數百焚其攻攻攻具函退散隨後更合德祖出兵擊表大戰從朝至晡殺函數百會表兵從許昌還合圍大祖大敗失甲士千餘退

還圍城嗣又遣并州刺史伊婁拔助表攻虎牢塡塞
兩塹德祖阻方抗拒頗殺鹵而將士猜零落又自率
大衆至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遂𢌞軍向洛
而虜之安平公又率諸軍就表共攻虎牢虎牢被圍
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鹵增兵轉
多鹵撞外城德祖於内更築三重仍舊爲四鹵撞三
城已毁止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目皆生創死者
半德祖恩德素結衆無離心又昔在北與鹵將公孫

表有舊表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其大將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輙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言於嗣誅表函衆盛檀道濟諸救軍並不敢進劉粹據項城沈狸走高橋函作地道偷城内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人馬渴之饑疫體皆乾燥被瘡者不復出血函因急攻遂克虎牢自德祖及諸將佐及郡守内者守者皆見囚執惟上黨太守劉談之叅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

城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此城亡而身在也嗣重其固守之節勸衆軍生致之致得不死後卒於鹵

朱修之守恭祖義陽平氏人父諶益州刺史修之初為州生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熹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回修之留戍滑臺為魏將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修之

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浸矣魏果以其日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以為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修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修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北燕馮弘修之及同没人刑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没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害修之懷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停一年會宋使至修之名位素顯

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為天子邊人及見其致敬
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修之乃使傳詔說
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遇風猛舫掩折海師慮向海北
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鳥飛知去岸不遠須臾至
東萊及至以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加都督修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
王義宣叛檄脩之舉兵雍土時饑修之偽與同既遣使
陳惟於孝武帝嘉之以為荊州刺史擊襄陽修之命斷

馬鞍三道秀不得前乃退修之率衆向江陵㘴超已執
義宣修之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
百貺貺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
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己去鎮日秋毫無犯計在州已
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
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貴為刺史
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麤飯激之修之曰此貧
家好食進以致飽先是親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携姊

之鎮貧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修之後拜左民尚書鎮軍將軍至建鄴牛奔墜車折足乃辭尚書從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足疾不堪獨行每見將給扶侍卒謚貞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㲄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臨徐州辟為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為荊州請為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

師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
太守每陳北侵之規
宋書載玄謨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
亦人事虎牢滑臺失守豈惟將不良抑亦本不固本
之不固皆緣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
南鄉發甲卒分為兩道直趨淆澠征士無遠徭之思
吏民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落道途
既遠獨客實難

帝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為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甍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以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水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國將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碻磝戍主奔走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積旬不克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鞞之聲震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伏所見多行所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箭火焚之玄

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為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馬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利利一尺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

本史曰初玄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乃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

偏明日將刑誦之不報忽傳唱停刑
遣代守碻磝江夏王義恭為征討都督以碻磝沙城不
可守召還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
月至至歷城義恭與元謨書聞因敗為成臂上金創將
非金印之徵耶元凶殺立以玄謨為冀州刺史孝武伐
逆元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
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叛朝廷
假玄輔國將軍為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

破之

宋書曰軍屯梁山夾岸築堰月壘水陸待之臧質陳
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戰賊太潰
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沖之白帝言玄謨在
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帝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
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垣護之並
免官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督督雍土多諸僑寓
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

宜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

南史語意不明及考宋書則謂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當從宋書

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玄玄訛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州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雍土南解衆惑馳啟

帝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荅
曰玄謨啟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
宋書無此三語但云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
過足相保
聊復為笑想足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
言玄謨眉頭未申申故此見戲後金紫光禄大夫領太
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帝狎侮
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

師伯猷齒號之曰彭劉秀之儉恡呼為老慳黄門侍郎
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
器服飲食前欲相斷欲其占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刻木
作高秀父光禄勲叔獻像送其家厲事柳元景垣獲之
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諸稱為四方書疏
亦如之嘗為玄謨作四時詩曰菫茹供春膳粟漿充夏
飡爬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
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

謨尋尋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至土災饉乃散私穀十斛牛千頭賑之帝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朝政多門玄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害顔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侄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還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命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皆叛玄謨鎮水軍前鋒南討以足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

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筩袖鎧頂之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還南豫州刺史加都督

宋書曰玄謨性嚴刻少恩而將軍宗越馭下更苛酷軍士為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

卒年八十二謚曰莊子深早卒孫續嗣深弟寬泰始為為隨郡太守逢四方叛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明

帝嘉賞之使隨張永攻薛安都寛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張永攻薛安都寛以嘉之使圖寛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寛弟瞻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秉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秉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常侯嶷高論齊武時以嶷兄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

文兄稽賢遇何如殷道矜曉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齊武帝笑稱嶷小名曰多王汝兄愚邪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因曰直恐如君來談齊武術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為永嘉大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時為太子名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啟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從弟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塚墳上殆平每

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使
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
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
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
是女復死玄謨時為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謨坐象郡
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父蕤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仕益
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
以宋臣送誠於道成何云起義乃蹖齊書之謬

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爲左民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川
刺史卒官謚列子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
史
宋書曰玄載初爲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叛玄
邈欲向朝廷慮相掩襲乃詐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
頓城外玄邈即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比曉文秀追
不復及
齊高於宋時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

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臣臣之義無故舉忠義無故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下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齊高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齊高迎中還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啟宋明帝稱齊高有異謀齊高不恨也昇明中齊高引為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

邈甚懼齊高待之如初再還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作亂陽縣侯兄弟同時為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棄伎妾城内擕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告之曰王使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朕延興元年為中護軍明帝執政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若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年七十二

謚曰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懷其忠正時為益州刺史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為梁州會病卒帝嘆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之恨不至方伯而終子長子亦有義行永明中為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楊越關邊遥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川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灞上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崛起布衣非藉人舉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

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猶欲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於是觀兵崤澠陳師天險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闢故知英算所包先勝而後戰也

宋書云地未闢於東晉威獨震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志愜民心撫陽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算也

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彊陣為宋方叔其壯美乎朱齡

石超石毛修之傅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遂至顛隕為不幸矣修之滑臺之守有踈勒之難尚城郭在焉所在為重其取榮北國豈徒然哉終假道[illegible]歸[illegible]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爾帝念然天方相繼[illegible]文宋氏以三吳弱卒當八州勁勇欲以邀勝[illegible]亦難乎[illegible]境亡師固其宜也觀沈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贍徹很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illegible]惜矣玄邀行己之久有士君子之風乎

南北史合注卷十七